

最美中国人

ZUI MEI ZHONGGUOREN

方
晓
编
著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最美中国人



ZUI MEI ZHONGGUOREN

方
晓
编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美中国人/方晓编著.—合肥: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2015.4
(2015.7重印)

ISBN 978-7-5397-7581-4

I. ①最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人物-先进事迹-中国-现代-青少年读物 IV. ①K820.7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33776号

ZUI MEI ZHONGGUOREN

最美中国人

方晓 编著

出版人:张克文 策划:张春艳 责任编辑:黄馨 张春艳

责任校对:邹晓燕 责任印制:田航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-mail:ahse1984@163.com

新浪官方微博:<http://weibo.com/ahsecbs>

腾讯官方微博:<http://t.qq.com/anhuisaonianer> (QQ:2202426653)

(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:230071)

市场营销部电话:(0551)63533532(办公室) 63533524(传真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)

印制:安徽国文彩印有限公司

开本: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:14 字数:208千

版次: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4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7-7581-4

定价:23.00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成为志愿者的另外一种方式

一本书,其实能讲清一个道理就好。

正如生而为人,明白一个道理并能够身体力行,就可以成为一个好人。这个道理,有五花八门的标准和事例来说明,但归根结底,其本质不过是——道德。

在文化层面上,如果我们非要在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之间找个模糊的连接点,那么“五四”则当仁不让。多年以后,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出那个充满激情的时代,想象出那些满怀理想和热情的人走向大街的情景。是它,使民众的耳中正式而严肃地响起了义正词严的呼声——“自由,民主和法治”,开启了中华民族的全新征途。继而,思想开禁,科技舶来品与全新经济理念进入中国,从制度与主义、复兴与政策、耕作方式与致富途径、人生机遇与发展道路等方面,都为国人提供了改革的目标。毋庸置疑,这条披荆斩棘的探索路径,全新而让人热血沸腾,务实又能引领民族腾飞。

但万事总有两面,而历史的发展甚至是个多棱镜,在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上我们也需要反思——“快刀斩乱麻”的方式尽管爽利地剔除了有害物质和废弃品,但难分良莠,一些有益的精神与文化也一并被部分国人舍弃或弱化了。这其中就包括和我们的历史和生命一样值得重视的、被我们祖先们所万般珍视的——传统文化与道德。

经典古籍、做人做事的真正学问已经淡出部分国人的案头,那些至善、至刚、为他、兼利的词语也逐渐淡化,各类偏离道德的成功学甚至厚黑学铺天盖地而来。全民致富是美好宏图,但唯钱至上的人生理念是否已经缺少了人性的定心丸?经济腾飞自不为过,但只图钱财的心态又该以何来束缚?而在本该拓宽我们视野、引导我们理性、承担教育功能的各

类媒体上,每天都在上演让人忧心忡忡的关于道德缺失的戏码。如果欠缺内心道德的束缚,某一天,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。

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反思:在道德意识越发薄弱的当下,我们该怎么做,才能进行挽救和弥补?

所幸的是,这世上仍有不断发生的善事让我们仍然能够说,这个世界上不乏好人——本书里的这些主人公就都是好人。除他们外,还有一些为数不少的好人生活在我们周围,比如那些志愿者。是他们,让这个世界还能在万花丛中,生长出一朵清新、雅致、代表着善良和道德的小花。

写作本书的过程中,我无法控制自己在敲击这些文字时,产生的跃跃欲试、渴望付诸行动的想法。比如,我可以去高淑珍家中做一名志愿者,给孩子们上课;去钟晶的医务室里,为她搬沉重的药箱。甚至可以去陪李文波守次礁,或者在王光国的阵地上挑筐土……

不过,也许,我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,以朴素无华的方式呈现在你们面前,也是成为志愿者的一种方式,并且是我力所能及的最好方式。而我写作本书的初衷便是——借他们的故事阐述道德之美。

我希望,我完成得很好。

方晓

2014年11月于杭州

目 录

陈斌强：背带上的母亲 /001

钟晶：一个人的坚守 /0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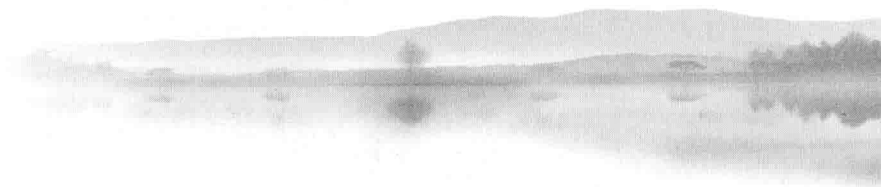
吴林香：安放在锄头上的青春 /032

高淑珍：她和她的一百个孩子 /045

菊美多吉：人间帝释天 /059

孙茂琿：转赠生机的人 /077

高雨欣：卖烧烤的小女孩 /094



詹红荔：少年犯的兔妈妈 /110

李文波：守礁者 /128

何玥：夜空下的萤火虫 /145

秦玥飞：耶鲁来的村官 /159

杨元松：逆风奔跑的造梦师 /173

皮祖强：童话中的山羊 /192

王光国：绝壁上的汉子 /202



陈斌强：

背带上的母亲

人物小传

陈斌强，男，1976年生，浙江省磐安县实验初中语文教师。自2007年母亲患上老年痴呆症以来，他将母亲绑于身后，每周骑着电动车往返于相距三十公里的学校与家之间，达五年之久。荣获“浙江骄傲”“央视‘我的父亲母亲’形象大使”“全国师德楷模”“2012年度感动中国人物”等称号及“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”“中国青年五四奖章”。



最美故事

1 码放在床头的“太阳”

一望便知，衣着朴素、满面憨厚神情的陈月光是个标准的农村妇女。她虽然文化程度不高，但心灵手巧，儿女的衣裤、布鞋等日常用物从不用购买，全是她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。陈斌强排行老二，是陈月光唯一的儿子。与诸多农村妇女一样，陈月光内心潜存着重男轻女的观念，对陈斌强最为疼爱。姐妹二人经常不无醋意地对陈斌强说：“你这个宝贝儿子才最受妈妈疼爱哩！”



而这确也属实——夏季夜晚，少年陈斌强喜欢拿张席子睡到凉爽的空地上，第二天早上醒来，身上总是盖着一条毛毯，这缘于周到的母亲。母亲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。一年春节，鞭炮爆炸后的硫黄飘进陈斌强的眼睛里，他眼前顿时像是蒙上一层血红的幕布，再也不能视物，整个眼部红肿得像熟透的桃子，泪流不止。母亲坐在他身边整整一夜，不停地擦拭他汨汨流淌的泪水，一遍一遍用温热的清水为他濯洗。大夫来了，迷糊中他听到一直强忍着的母亲突然号啕大哭，她跪在了大夫面前，恳请他无论如何得治好儿子的眼睛，付出什么代价她都在所不惜，哪怕是用自己的眼睛作为交换。第二天他醒来，太阳橙红色的光线已穿透窗棂，在室内各式家具上跳跃。然后他看到母亲泪痕映衬下灿烂的笑脸。母亲分明也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欣喜地摇晃着他的脑袋，又哭又笑，疲惫的神情一扫而光。接着，他看见许多枚金黄的半圆形“太阳”整齐地码放在床头——那是他自小便馋的橘子。夜里，母亲从果园里采来这些橘子，一瓣一瓣地剥好，只期望看到他醒来后睁眼刹那的喜悦。

但母亲对他的学习却要求得极为严格，有些场景他终其一生也无法忘记。无论寒暑（在他的心里，总是纳闷于母亲为何对季节这般毫无概念呢），只要东方微光初显（母亲为何对时间也没有概念呢，一切只以天光和她起床为标准），喊床声便传来。母亲会要求他每篇课文读上二十遍，为了监督，在他的手边搁放一支粉笔，每读完一遍，他就得画上一笔“正”字。他含糊不清地读着又睡过去，或者读一遍画上两笔，但所有他能想到的偷懒耍滑的手段一次也不能蒙混过关。他睡着了或者假装睡着了，也不会得到任何怜悯——一阵剧痛沿着他的耳根蔓延开来，母亲的手像只毫无温情的虎钳，仿佛要把他的耳朵连根拔下。但母亲这种认真、执拗，甚至不通人情的读书笨法，却效果显著。每天早读时，他只是为了不太张扬方才例行公事般地读上一遍，而后便在同学的惊奇和艳羡中，到老师跟前滚瓜烂熟地背书了。他居然因此赢得了“神童”的赞誉。后来，他阅历渐广，才知文化不高的母亲采取的读书笨法不是首创，而是由来已久。古

代童子们摇头晃脑地诵读四书五经便一如这般，不懂之时强记即可，日后经人阅世，自然明白其中深意，而到用时，则信手拈来。

师友的交口称赞倒让他真正喜欢上读书了。家庭经济有限，但只要他提出买书的要求，没有一次会遭到拒绝。赶集的母亲还经常充任他跑腿的货郎，让他将书名写在纸上，哪怕辗转所有书店，也一定要为他买来。有时令他哭笑不得的是，尽管他只求一本，母亲却且忧且喜地从竹篮里搬出十几本来——要么是所要的书没有，书店老板建议买其他的，而她又不知哪本他会喜欢，索性悉数买下；要么是书店老板建议成套购买效果更好，她就不加甄别地照单全收；要么是他写的书名有数种版本，母亲无法分辨究竟该选哪本，便一并购取。

多年后，当陈斌强回忆起这些往事，他无法不认定：自己终生喜欢文学，并选择成为一名语文教师，与母亲的影响是无法分开的。

2 只求每日彼此相见

但母亲的一生，却命运多舛。

1983年，陈斌强九岁。一身抱负未展的父亲，思量再三后鼓足勇气，放弃在安文镇中学代课教师的工作，积极备考，终于考上义乌师范学校。他以为自此可以大展人生宏图了，孰料一日上学路上，一辆失控的客车朝他疾驶而来，他躲闪不及，撒手人寰。母亲的天坍塌了，她终日以泪洗面，足不出户三月有余。他一声不吭，尽管内心里已设想过万千种安慰母亲的方式，但言语终究是无力的，对于孤独悲苦的母亲，唯一解救她的方式就是重新撑起她的天。在母亲的世界里，如今只剩下他一个男人，他避免提起所有与父亲有关的字眼和习惯。他要代替父亲。

现实却并非如他设想的这般轻巧如意。这一年，姐姐方才十三岁，而妹妹仅有七岁。愿望尽管美好，在现实的困窘面前也只能化为泡影。仅凭母亲只手之力，能否无劫无难地拉扯大三个孩子，都是未知的严峻问题。为了给他们一个完整的家庭，母亲选择改嫁。继父原也有两个孩子，五个

子女的抚养重担就此压在了继父和母亲起早贪黑的身影之上。但即使这样无甚贪图的安宁日子,也没能安然无虞地过上几年。半路夫妻本已不易,加上孩子之间的龃龉等诸多原因,家庭矛盾产生,并不断升级。每当争执苗头初显,陈斌强总是逃离,哪怕夜色迷离,他也会流连于黢黑的村间地头,有时走得更远,去往十余里外一湾枯瘦的小河旁,坐上良久。他望着东方天色,满心只有一个渴望:天光亮起,一切属于黑暗的情绪,统统滚到埋葬它们的爪哇国去吧。而他,又该如何将孤独的母亲引向幸福之途呢?

尽管生活煎熬,日子却一个时辰也未曾少,在愁云密布之中,陈斌强初中毕业。他实现了父亲的遗愿,考上义乌师范学校。之所以如此选择,不仅是告慰父亲在天之灵,也是想尽快投身社会,成为母亲眼中的成人,那样母亲才会允许并接受由他来减轻自己的生活 and 心灵负担。1993年,他毕业了,成为一名正式的乡村教师。他从不挑剔,毫无怨言,学校缺少何种教师,他便义无反顾地顶上去,语文、数学、体育……几年过去,他反而因此成为一个全能型的教师。

2002年,陈斌强调回磐安县,执教于仁川镇初级中学。而母亲在十多年的折磨、愁闷、自我质疑之后,终于承认自己选择的失误——没有感情的结合,其恶果她已百般品尝。如果说她当初只是为了孩子们而选择改嫁,那么如今这个原因已然消失——他们的个头都高于她了,他们的肩膀在她忧伤的时候已足以用来依靠。于是,母亲毅然地结束了再婚生活,选择离异。陈斌强将母亲接回磐安县。

谁也不能否认,母亲本是指望能在第二次婚姻中感受到幸福的,哪怕只是一丁点儿,对她也是一种拯救。但除掉现实生活给予她的伤痛和悔恨,她一无所获,而这些狠狠地摧残了她的精神。也许是因为深夜念及前尘难以排遣,也许是因为多年来拉扯孩子的伤神劳累,也许是因为婚姻破裂带来的难以平复的伤痛,2007年4月,母亲突然精神恍惚起来,她会突然高喊着陈斌强父亲的名字,从噩梦中惊醒,紧紧抓牢那珍藏多年的属于陈斌强父亲的枕头;或者在某个全家人围炉晚餐的黄昏,突然站起

来，伸长脖颈朝远处的山麓张望，言之凿凿地说：“你们的爸爸就快回来了。”再后来，一个周末，陈斌强正帮助母亲干活，一种污浊、腥臭的气味从母亲的方向飘过来，他忍耐半晌，但是怪味越来越浓重。终于，他说：“妈妈，天气这么好，也许你该去洗个澡了。”母亲懵懂无知似的，不发一言。好半天过去，他用胳膊肘撞撞母亲。母亲终于转过头来，仿佛才听明白他之前的话语，但只是迟疑地笑了一下，面容羞涩，欲言又止。在他的记忆里，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干净的人，为何突然邋遢起来了呢？可能，是因为田间地头的活计太过忙碌了吧。他还在左思右想，母亲却突然像是意识到什么，径直走向屋侧的茅房。

母亲身上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一些奇怪的症状。勤快本是母亲的天性，她见不得任何凌乱，能够转瞬之间便将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条。而现在她却终日懒洋洋的，对无处下脚的芜杂都能够视而不见。她经常长久盯着一个固定点，甚至是空无一物的天际，仿佛那里正在上演精彩纷呈的喜剧，然后她兀自笑起来，笑声时间之长，令常人难以忍受，让人惊惧。她的嘴角开始流涎，而且意识不到需要去擦。她忘记了洗漱，想不起来该是吃饭的时间了。她渴了却找不到水杯，可它明明就在她片刻之前搁放的位置。夜深了，她不明白该去睡觉了，仍然纳着鞋底，但在她手头穿梭着的不是锥子而是毛衣针，因此她无助地放声大哭，惊醒所有人。喊她起床得喊很多遍，因为她将头蒙在被褥里说他们欺骗她，现在明明还是深夜时分。她将脸盆顶在头上用来防晒。她拼命向胳膊上套裤腿，丝毫没有感觉不妥。她想不起来要去上厕所，去了茅房却又忘记褪下裤子。这种现象的发生愈发频繁。她不认识家人，忘记了他们的名字。她数过家门而不入，却向村民询问归家的路。接着，更严重的是，她会隔三岔五地失踪。一天全家人四处寻找，终于在一个山坳里发现已经哭得虚脱的母亲。母亲神色昏沉、满身肮脏，语焉不详地哭诉着，颤抖得像个迷路的孩子。

医院的检查结果仿佛晴天霹雳——老年痴呆。医生的建议更让人感觉五雷轰顶：“目前还没有特效药可以治疗，而且病症是不可逆的。也就是说，情况只会越来越糟。还有，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吧，从医学角度来

说,存活期一般不会很长。”

陈斌强的心仿佛瞬间被掏空了。但正如往昔他教导学生的那样,无论何种结果,如果不能改变,就必须接受,否则只能徒增烦恼。他要尽力阻止事态恶化。

三个子女围坐膝前,和意识短暂清醒的母亲商量以后的生活对策。他们各自表达意见之后,母亲先是沉默了一段时间,让人难以揣摩,继而突然莫名其妙地放声大笑。正当他们觉得今日的讨论要无果而终时,母亲的笑声却戛然而止,轻蔑地说:“什么对策!你们想商量的不过是我的去处。”她逐一扫视每个人的眼睛,“养老院?你们不如直接把我扫地出门,不孝子我见得多了。”母亲的话有些重,但其中的失落多于苛责。而他们虽有此意,其实也并不坚定。但世间之事多是这样,纵有千万般理由,层层剥开,露出内核时,还是有些触目惊心。无论如何,他们实不该有此起意。面面相觑之间,母亲突然看向陈斌强,眼神不再浑浊,而是纯净、单一又充满渴盼。她缓和了语气:“至少在家里,我们还能经常见到。”母亲舍不得他,而他却只想摆脱负担,“一劳永逸”地将母亲送进养老院。他羞愧地将头深埋进腿弯里。

困境依然横亘在生活之途,并不会因为孝心而有丝毫缓解。陈斌强的儿子多多尚不满两周岁,妻子傅柳萍担任幼师,因属临时工,杂事堆积如山。上有痴老下有幼小,又该如何兼顾?母亲成天大便在床,时不时突然失踪,毫无应对经验的夫妻俩总感应付乏力,身心俱疲。妻子吞吞吐吐地表达类似想法,哪怕先在养老院短期尝试下,看母亲能否适应,再作定夺。陈斌强一口否决,他不愿再见母亲那样的眼神,若再提,母亲定然不会再有微词,那是因为她已心灰意冷。连儿子都已不认识的老人,在陌生的养老院又如何自我保护?即使不受人欺负和怠慢,能有在家受敬和贴心吗?妻子认同他的想法,只能退而求其次了。夫妻俩狠心将多多送去幼儿园,和比他至少大上一岁的孩子们一起生活学习。

这一年,陈斌强被调至冷水镇中心学校。姐妹都已远嫁他乡,无论遭遇何种困难,他都不会丢下母亲。由于家住县城,与学校有三十公里



之遥，他通常一周来回一趟。既然母亲在家无人照料，那就背着母亲去学校。

3 你若能笑便是晴天

此前，陈斌强上下班都是乘公交车，为了背负母亲去学校，他购买了一辆电动车。但意识不清的母亲无法扶稳，唯有将母亲绑在他身上才安全。

他试过用塑料绳、麻绳、跳绳，但要么容易绷断，要么会勒得母亲不舒服。最后，他终于找到了小时候母亲绑他的布带。三十多年前，身为农村越剧团演员的母亲走街串户演出时，不舍得丢弃他一人在家，就是用这根背带将他绑于身后。布带的粗细长短都正合适，三十年过去，仍然结实耐用。人世之事便是如此循环往复——当年母亲用它背他，如今他用它背负母亲。

周一，陈斌强将母亲“绑”至学校，周五再“绑”回家。这并非一时心血来潮，也不只是一次尝试，而是风雨无阻，是一个看不见终点的起点。山路崎



陈斌强“绑”上母亲去学校

岖，有时他不得不下车推行。风雪交加时，摔上几个跟头实属寻常。开始，不免有同事好言相劝：“这样一天两天倒也凑合，但长此以往又如何吃得消？索性狠狠心，送进养老院吧，那里更清静、更专业，你的老母亲也不用这样来回折腾，也能少受点儿罪。”他只是笑，不置一词。后来质疑声多了，他便言简意赅地答上一句：“哪里也不如自己儿子好。”再后来，更简洁了：“舍不得。”

学校还是很人性化的，原本规定教师即使无课也得坐班，但鉴于实

情,容许他例外,更是腾出一间五平方米左右的体育器械室,作为陈斌强母亲的落脚之地,与他宿舍仅相距十米。

母亲房间的墙上有一张作息表。这张也许是世间最详细最特别的作息表属于母亲,实行者却是他。上面事无巨细地记载着从白天早上到次日凌晨一点,每隔一段时间需要处理的事项,繁琐细致。陪母亲散步、和母亲聊天、服侍母亲如厕、哄母亲入睡……几乎每行下面都标注着:别忘了,在这个时刻照顾妈妈。生活的每一分钟都被有条不紊地规划,如果说他是一台机器,那么这张作息表便是他的程序。作息表旁边是一幅写着“I love you(我爱你)”的红色喷绘,出自一位调皮的学生之手,是有感于陈老师每天照顾母亲的辛劳,趁他不注意时喷上去的。这份爱,他无法说出口,但却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。

除了上课和睡觉,他和母亲几乎形影不离。起床、刷牙、洗脸、喂饭、喂药、洗头、洗脚、洗澡、修剪指甲、洗衣、服侍如厕、日常护理,连轴转动,无始无终。晚上十时,服侍母亲睡下后,他开始备课、批改作业。凌晨一时,他在闹铃声中醒来,起床抱着母亲去厕所。五时,再次在闹铃声中醒来,他要赶在师生来校之前,将母亲房间清扫干净,尤其要处理好母亲的大小便和身上的异味。早上七时,喂完母亲早饭,赶往办公室。

一个母亲对孩子能做的事,他都学会了,而且尽力做好。每顿饭,一概是母亲先吃。他会先行嚼烂难以咀嚼的食物,再喂送母亲嘴中。他将调羹塞进母亲手中,在既哄又骗之下,母亲勉强吃上几口,但无一例外的,母亲很快就对这种把戏不耐烦了,她将调羹直接扔进碗里,再作势要将碗摔到地上。他只得赶紧接过来。母亲似乎喜欢上了扔甩调羹的游戏,每次都非要玩上几个来回。由于担心饭菜变凉,他屈服了,放弃引导母亲自行吃饭的尝试,一口一口喂她。他会反复抚摸着母亲的面颊,母亲脸上的鱼尾纹荡漾开来,也伸出手来摸他的脸庞,一脸慈爱。这像极了幼时,母亲摸着他的脸,口里念叨:“小斌强啊,赶快长大。”而他多么想对母亲说:“妈妈,你就不要考验儿子的孝心了,赶快清醒过来吧。”可是母亲朝向他的仍旧是一副木然的面孔。他唯有暗自吞悲。

他明白，母亲不肯自己动手而宁愿他喂，一如撒娇的孩子对母亲的依赖。“好不好吃？”他仿佛是自动播放机，每喂一口便问上一次。他期待母亲的回答。但母亲几乎没有回应，至多会有含意不明的笑意，刚爬上嘴角又随即消失。母亲已经彻底丧失了语言能力。偶尔，以半年为间隔之期，母亲会突然蹦出两个字：“好吃！”他为此要高兴好一阵子，殷切地期待着下一回的到来，因为这至少表明母亲听得到他的话，也明白他的意思。和天下的母亲们一样，他会把胶囊里的药粉全部挤出来，在菜汤里“下药”，因为生来惧怕吃药的母亲，即使连喝三大杯水，胶囊还是咬在嘴里。



夜深了，母亲已经睡去，陈斌强开始备课，墙上张贴着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字幅

凌晨一时，窗外或者皓月当空，或者冰风撞面，或者夜雾弥漫，或者黢黑空寂，但他无暇顾及这些，一路小跑往母亲房间赶。母亲该起夜了。他扶母亲到马桶边，拍拍她的肩膀，这是他们习惯的信号。然后，他转身去抖搂皱叠的

被褥，铺展服帖。在冬天，被窝里会有一只灌满开水的玻璃瓶，给母亲暖脚。小时候，母亲就是这般待他的。他又搀扶母亲到床边，脱鞋，双手抱起，一提一放，盖上被子，一气呵成；然后坐在床边，缓缓拍打母亲的肩膀。他们之间的角色彻底颠倒了。陌生人若路过窗前，一准会认为，他是一个母亲，而母亲却是他的心肝宝贝。

清晨五时，东方天色透出一丝微蓝。老人早醒，该伺候母亲起床了。他赶过去，母亲房间里已经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尿臊味。母亲已经下床来，正焦躁地走来走去，她脚下湿漉漉一片，鞋底在地面上勾画出一条复杂而曲折的路线——母亲已经尿在了身上。他伸出两根手指，不是捏住鼻孔，而是捏住母亲的两只裤管。他给母亲换下裤鞋，拖洗几遍地面，俯下

身认真地嗅着,确认没有异味了方才罢手。他不能让母亲生活在一个肮脏的空间里,他印象中的母亲原本是世上最爱干净的女人。这种情况还不算最糟,有时母亲会拉在被褥里,甚至弄得全身上下、地面墙角,全是脏污。

他安顿好母亲,距上课尚有一个多小时,他得赶紧跑回房间补个觉——日复一日如此,他得保持充沛体力。他若倒下,母亲便成了“孤儿”。课前十分钟,他照例去探望母



陈斌强给母亲喂饭

亲,情形可能与一个小时前如出一辙。他以连自己也意想不到的速度赶紧收拾停当,往教室飞跑。通常在进教室的刹那,上课铃声响起。

有时母亲冷不丁地跑出房间,在校园里四处乱走。他赶紧跟过去,却又不敢惊动她,只要天气不冷,暂时又没有授课任务,他就静静地跟在母亲后面,因为母亲难得出来透透气。但有些时候他却被吓得失魂落魄——他上课去了,母亲却从未上锁的房间内跑出来,走出校门,失踪了。他一路高呼,四下寻找。他在心里扇了自己无数个耳光,因为后果可能不堪设想。比如有一次,他就在好溪的一座石桥上找到了母亲,母亲当时正盯着潺潺流水发呆。再也不能让这种情形发生了。每次去上课前,他都像个强迫症患者,一遍又一遍地检查母亲的房门是否锁牢,甚至走到半途,还要折身回去查看。他本不想如此,他宁愿母亲出门呼吸新鲜空气,可是他的母亲是一个会把自己走丢了的母亲。

一年冬天,他把洗晒干净的床单衣物整理好,准备收回柜子,母亲却一件不落地全塞进脏水桶里。他咬牙切齿半天,终于没忍住,冲着母亲吼起来:“你为什么偏要这样,你不知道冬天洗衣服很辛苦吗?你不知道天气不好再洗也干不了吗?你不知道干不了你就没有衣服换穿吗?”他还想吼“你怎么这么不明事理”,但硬生生地住嘴了,因为他分明看见,刚才还